

# 少年 天子

凌 力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
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

# 少年天子

凌力著

本书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年天子/凌力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.1  
(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)  
ISBN 7-02-004924-9

I. 少… II. 凌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2773 号

责任编辑:陶良华

责任校对:郑南勋

责任印制:周小滨

少年天子

Shao Nian Tian Zi

凌力 著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50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9.75 插页 3  
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20000

ISBN 7-02-004924-9

定价 30.00 元

## 出版说明

一九八一年春,茅盾先生遗嘱将自己的二十五万元稿费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会,作为基金,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,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。是为茅盾文学奖的缘起。其后二十多年中,这一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一直备受关注,影响甚巨。

迄今,茅盾文学奖已历五届,二十二部长篇小说获奖(另有两部作品获荣誉奖)。我社自一九九八年春出版“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”,先后收入在我社出版并获奖的十一部作品。其后不断有作者、读者及有关人士表示,希望看到整体推出的茅盾文学奖全部获奖作品;认为完整地体现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的成果,是必要而有益的。在作者、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的大力支持下,“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”终于问世。

此次编辑出版的“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”,对所有作品进行了文字校勘;一些以部分卷册获奖的多卷本作品,此次将整部作品收入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4年11月

# 引 子

—

从山海关到京师，正东西走向。其间五百余里，平野广袤，峰峦起伏，滦河、白河、青龙河在川原上滚滚流淌，雄伟的古长城在燕山山脉间蜿蜒，永平府就在这山川接界的地方。

都说永平府的风水对王者不利。二十二年前，大清朝廷还在关外，同太宗皇帝共执国政的二大贝勒<sup>①</sup>阿敏，就因为弃守永平问了死罪。到了大兵入关，定都燕京，八旗亲贵在京师四周跑马圈地时，摄政睿亲王多尔衮<sup>②</sup>又看中永平，禁止他人圈占。不久，皇上亲政，追论多尔衮谋逆大罪，削爵削谥，籍没家产人口，“欲驻军永平以篡大位”，便是其主要罪状之一。

有些亲贵却不在乎前车之鉴，多尔衮一垮台，便纷纷来永平府设立王庄、田庄。这两年山川秀美的所在，不时出现楼阁亭台点缀的花园、歇山顶的高大堂屋、卷棚式的青砖住房，一派华美富丽，乡下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了。

---

①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初，仍遵祖制实行四大贝勒共理国事，轮流执政。为了加强皇权，太宗不断寻机削除异己。二大贝勒阿敏、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先后被治罪而死。惟大大贝勒代善因拥戴功受优遇。

② 睿亲王多尔衮，是清太宗皇太极之弟，顺治帝之叔。皇太极去世时，顺治帝年幼，多尔衮为摄政王，总揽朝政大权。顺治七年病死，次年追论谋逆罪。

在老百姓眼里，永平府何止风水不好，它简直是个大劫大难之地。就说那次二大贝勒阿敏弃守永平，临行时一次屠城，将归降的明朝官员和所有百姓，不管男女老少，杀了个一千二净。后来，这里又成为明军、清军、李自成军反复争夺的战场，走马灯似的杀过来杀过去，终于无人可杀，只余下遍地瓦砾、满目榛荒。

偏偏小民眷恋故土祖坟，一俟战事南移，便络绎回到残破家园。趁着朝廷蠲免三饷<sup>①</sup>、轻徭薄赋，也仗着永平府圈地较少，居然人口渐增、耕地渐复，近年才又成为京东较为繁盛的大府。

到了顺治十年，除去南明永历<sup>②</sup> 据有西南一隅，郑成功还在东南海上抗争，十分天下，八分已归大清。对于远处北方的永平，战乱已成为过去。农事方毕，秋霜初降，逢着此地最有名气的东岳庙会，三村五庄的进香赛神队伍，便从四面八方涌向东岳庙的所在地——虹桥镇。

虹桥镇的东岳庙前和通向四乡的大路口，早已布棚林立，摊贩如云了。火势旺盛的炉边，热气腾腾，铜勺敲着锅边当当响，卖的是油炸果子、油豆腐、豆浆、豆腐脑、杂碎汤；提篮挎筐的小贩声声吆喝，叫卖着酱鸡、卤蛋、夹肉火烧、点红馒头；茶棚、酒棚随处可见；落花生、炒栗子、金黄柿子、山里红，更摆得一堆一堆的。小地摊最多，在兜售用麦草、箔纸编制的各种玩具：身上写着“富贵有余”字样的红鱼，手捧大元宝笑嘻嘻的“招财童子”，盛满银锭、金光闪闪的“聚宝盆”，象征福气的红绒蝙蝠，等等。摊贩的主顾主要倒不是赛神队伍，而是这些来自方圆百里内的游人看客。这里既有身着直领衫、交领衫、毡帽布鞋，被满洲人称为“蛮子”的汉人，又有长袍短褂、皮帽皮靴，被汉人叫做“鞑子”的满洲人、蒙古人；既有缠腰带、背褡裢、一脸风霜的庄户人，又有长衫翩翩、满面书卷气的文

---

① 三饷：即明末最苛重的辽饷、练饷、剿饷，三饷加派，超过正赋数倍，顺治元年免除。

② 南明永历朝其时据有云、贵、桂及川、粤部分地区。

人。不管是哪种人,都将在这纷纷攘攘的庙会上吃饱喝足看够,然后买点小玩艺儿带回家:买个“聚宝盆”,叫做“求财如意”;买只绒蝙蝠,叫做“戴福还家”。只这吉兆,就够叫人舒心快意的了。这就难怪太阳才上一竿,镇上已经万头攒动,一片嘈杂了。

“来了!”“来了!”镇北欢声四起,人们纷纷涌向路口,直铺出去半里路之遥。他们让出主道,翘首北望。可不是!两个村的赛神队伍已在镇外一里处的岔路口会合,仿佛地面突然生出了一片五颜六色的小树林!锣鼓喧天动地,越敲越近,盖过了一切声响,把虹桥镇那年节般的气氛,撩拨得更加红火。

一张长二丈、宽三尺的红色长幡,由一群吹鼓手簇拥着,首先进镇了!长幡白边白字,写着“庄户屯进香赛神会”。随后的十面神幡同样高大,色分黄、橙、红、绿、黑、白、蓝、紫、翠、粉,一张张非常精致漂亮:有的顶着生动的莲朵,有的悬着鲜艳的流苏,有的垂着长长的飘带,彩线满绣的流云海水、花草鸟兽,围绕着一行行或白或黑的斗大汉字:

- “敕封北极悬天真武大帝”;
- “敕封天仙圣母碧霞洪德元君”;
- “敕封忠义仁勇伏魔关圣大帝”;
- “敕封五湖四海行雨龙王”;
- “敕封山神土地财神三圣之神”;
- “敕封青山水草马王元神”;
- “敕封山川地库煤窑之神”;

.....

每面神幡前都有数人抬着一尊神像。神幡神像之后,便是庄户屯拿手的过会:五虎棍、秧歌、十不闲。色彩缤纷的队伍载歌载舞,变换行列,煞是好看。路两旁人群涌动,喝彩叫好不绝。最热烈的一声满彩,抛给了手持头幡的那位壮汉。二丈长的幡旗,碗口粗的撑竿,加起来重量不下百斤,他竟把竿底顶上肩头、前额和肚

皮，高高的幡旗摇摆着看看要倒，惊得人们尖声怪叫，他却快移脚步，轻扭身躯，刹那间恢复了平衡。

“北地民俗果然粗犷，也就难免粗俗！”人群中一个身着紫红漳绒披风的文士对同伴大声说，力图压过震耳欲聋的锣鼓响。他的同伴看他一眼，微微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猛然间，一派箫笙管笛，歌吹盈耳，又一队赛神行列进镇了，长长的黑色头幡上，一行白色大字格外醒目：“马兰村进香赛神会。”

犹如海面刮过一阵烈风，人群中顿时卷起一重兴奋的大潮。疯魔了似的观众，你推我拥，拼命朝前挤，后边有人合掌念佛，前排又跪倒几位老妇人频频叩头。原来，头幡之后，那绣满绿竹、白底红字、大书着“南无南海观音菩萨”的神幡，冉冉而至，幡下的观世音却是活生生的真人所扮：云髻高耸，顶着雪白的佛巾，两绺青丝轻飘飘地垂向胸前，长眉入鬓，杏眼半垂，朱唇微努，粉腮娇艳，眉间一点佛痣鲜血似的红，一手托净瓶，一手持柳枝，一动不动，活脱脱是“净瓶观音像”的再现。难怪彩声如潮，压过了锣鼓吹打；难怪有人随着这面神幡一步一揖、三步一叩首地同往东岳庙祈福。

“好一个南海水月观音！”着紫红披风的文士眉飞色舞，鼓掌大喊。他的同伴却拈着胡须看呆了，半天才喃喃地说：“宝相庄严，宝相庄严！真如青莲化出，狮驯象伏，令人尘心顿洗！……值得访他一访！”

着紫红披风的文士哈哈一笑：“我料他不过三流歌童，笑翁其有意乎？”

“什么话！你初次北上，还不知道，如今京师歌场浪荡妖淫，不堪入目至极。此童姿秀神朗，眉目轩爽，若能有所成就，堪扫梨园颓风也未可知……”

两人谈论间，神幡神像、高跷、旱船、狮子舞渐次过完，路边观众也在队尾合围，簇拥一团，即将进镇。

忽见一个穿红袄的小姑娘冲进镇，像条小红鱼似的从人群的



缝隙中钻过，极力向前追赶。她汗水涔涔，面色发白，瘦瘦的小脸仿佛被惊恐的大眼睛占去了一半，小嘴艰难地翕动着，很引人注目。她终于追上了马兰村的进香行列，一把拉住那高大魁梧的跑旱船的“艄翁”，放声大哭。她呜呜咽咽地说了几句什么，周围的村民顿时惊呆了。“艄翁”摘下头顶的破草帽，慢慢地在胸前揉成一团；而那位标致出众的“观音大士”却猛跳起来，直眉瞪眼地嚷道：“我不干了！回村！”

“回村！回村！”众人醒悟过来，一呼百应，人人心急火燎，大吼大叫。于是，幡旗、神像、旱船、高跷和两头杂有金箔丝的卷毛黑狮子，花花绿绿、高高大大、神神怪怪，拥着又瘦又小的红袄女孩，掉转头，一阵风似的冲出了虹桥镇。

“怎么回事？他们不进香了？”

“八成家里有人得了急病……可也用不着众人都回去呀？”

“我看是回村救火！”

……

人们惊异不定地猜测着，议论纷纷。嘈杂的喧闹中，蓦地挤出一声惊慌的锐叫：“圈地啦！有人去他们村圈地啦！……”

圈地！这两个字像晴天霹雳，落在虹桥镇上空，落在这上万百姓的头顶，人群猛的一静，跟着就爆发了海潮般的喧嚣，密集的人堆里的骚动，很快就扩展成可怕的拥挤和混乱。前几年京畿一带的跑马圈地，已使人们成了惊弓之鸟，如今马兰村又圈地了，莫非是个先兆，永平府都得遭殃？人们再也无心进香祈福了，各村赛神队都想赶快出镇；所有看热闹、做生意、赶集的老百姓也急匆匆地要赶回家去。许多股人流纠缠一团，你冲我突，不知有多少人被撞倒、挤伤、踩翻，霎时间这里暴喊，那里惨叫，大人吼，小孩哭，乱撞乱挤的人群腾起的黄尘，直冲上天，把整个虹桥镇都遮没了……

黄尘散落以后，虹桥镇如同遭了一场劫难，满地是丢弃的大小鞋袜、破碎衣片、踩坏的筐子篮子、摔烂的柿子鸡蛋、碰翻的杂碎

汤。只有几个肮脏的乞丐，在印满杂乱足迹的尘土中寻拣吃食。

清晨那繁荣的市面、热闹的年节气氛，仿佛是一场梦幻。

马兰村头，十一面长大的神幡靠放在树上，一尊尊神像，排列在道路两旁，而那些身穿红绿彩衣、一脸脂粉黛色的村民，早已散进村南开阔的川原，像棋盘上摆满的棋子，一个个守护着自家的田地。村边老槐树下，站着几列手持蓝色小旗的骁骑兵。许多百姓围着骁骑兵领队跪求哀告、哭叫争辩，“船翁”、“观音”和红袄小姑娘也挤在人群中。

领队听得不耐烦，掏出鞭子，左右开弓地一顿猛抽，才把围着的村民打散。他大喝一声：“圈！”骁骑兵们嗷嗷怪叫，放马狂奔，在一大片田地周围插满了小蓝旗。一个村民扑跪在地头，呼天喊地，捶胸恸哭：“我的地！我的地呀！……”

那位“观音大士”的云髻、佛巾和净瓶，早不知丢到哪里去了，变成穿着肥大白道袍的秀美少年，他蓦地暴跳而起，照着一名骁骑兵的肚子，猛撞过去，骁骑兵一个跟头摔出去好远；另两名骁骑兵大怒，立刻举起长枪一左一右逼住了他。

少年心慌，撒腿就跑，骁骑兵拍马追去，长枪的枪尖只在少年后心弄影。银光忽的一闪，少年叫声“不好！”纵身一跃，就地急速地打了几个滚，但那飞起的一枪还是刺中了他的左臂。他一把按住伤口，殷红的鲜血从指缝间渗流出来。少年一扬脑袋，眼睛喷出怒火，一脸豁出命去的倔强神态，挺胸正对一拥而上的骁骑兵和他们的长枪。

“嘎啦依里剋<sup>①</sup>！”一声大喝，仿佛炸响一个暴雷，只见人影飞动，刀光闪闪，“嗖”的一声响，两支长枪枪尖连着红缨突然一齐落地。冲在最前面的两个骁骑兵大惊，一勒缰绳，战马扬蹄嘶鸣。一

---

<sup>①</sup> 满语：住手。

位壮实得像铁塔似的老满人站在他们和那小蛮子之间，用快刀削掉了他们的枪尖。更令人惊异的是，这老满人尽管衣袍敝旧，却佩着皇族的标志——红带子。这些骁骑兵们显然是汉军旗的，立时傻了眼。

老满人挥刀大骂：“阿济格居色波哀特拉拉波阿衣巴图鲁色木比！”<sup>①</sup>他说的满语，骁骑兵们可能全都没听懂，但都吓得跪倒了，静听着甩过来的一串臭骂。只有最后一句他们听得明白：“多霍罗！”<sup>②</sup>他们立刻照办，恭恭敬敬地叩了头，乖乖地拉马走开了。

老满人愤愤地将腰刀入鞘，对谁也不理睬，倒背着双手，大步回村去了。

“同春哥！”红袄小姑娘直扑过来，面无人色，大眼睛里满是惊恐和怜惜。她一把托住少年的左臂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伤，伤着啦！……”一语未了，眼泪倒扑簌簌地滚落下来。少年脸一红，勉强笑道：“擦破点皮，不碍的……”

村民们终于聚在一处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。

两个文士走近村民，想要弄清来龙去脉。谁知村民们对他俩一打量，立刻变了神色，眼睛里透出一股冷冰冰的敌意，像避瘟疫似的纷纷躲开了。

穿紫红披风的那位打了个哈哈，说：“你我的装束把他们吓跑了。”

确实，他俩的便袍、便帽、披风，都是满洲式样的。村民们虽然都已薙发留辫，但衣裳大都是前明通行的交领衫、直领袄，妇女还是短襦、长裙、发髻，全套汉家服饰。留须的一位不禁深深叹了口气。

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站在一边筒着手看热闹。仔细端详，他竟

---

① 满语：欺负小孩子，算什么英雄！

② 满语：滚！

是个身着袍褂马靴、头戴皮暖帽的满洲娃娃。留须的文士招呼他：“哈哈珠子<sup>①</sup>！哈哈珠子！”

那孩子高兴得一蹦，跑了过来，用流利的汉话快活地说：“哎呀，你会说我们家的话！”

“告诉我，哈哈珠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圈地呗！那个粮户小头目，拿地投充<sup>②</sup>了安郡王，又去投佟皇亲，连带着把跟他有仇的人家的地都投充了去，冒说是他自个儿的！……”孩子指手画脚，热心地介绍着。

“哦？安王爷……”留须的文士一惊，定定神，又问，“那位红带子是什么人？”

孩子自豪地一挺胸脯：“是我的玛法<sup>③</sup>呀！”

“你们是哪个旗的？怎么住在这儿？”

孩子脸一沉，喊道：“我不告诉你！”说着扭头就跑了。两位文士瞠目相视：这古怪的地方，有这许多古怪的事，古怪的人！

沉默许久，穿紫红披风的文士黯然道：“我只说南边冤狱伤天害理，今日才知，北边圈地也……唉！”

留须的一位看看同伴清秀白皙的面容，触到他眸子深处的冷光，沉吟道：“这样吧，明天一早，我就去见安王爷。”

穿紫红披风的眼睛不看同伴，低声说：“那么，我在京师候你？”

“一言为定！”

马兰村口，二人拱手作别。

## 二

惊蛰方过，一场春雪又不歇气地地下了一天一夜。厚厚的积雪

---

① 满语：男孩子。

② 平民个人或全家随带土地房产，投靠旗人为奴，以求庇护，称为投充。

③ 满语：爷爷。

覆盖了屋顶、楼台、道路，遮掩了一向的纷乱和肮脏。熙熙攘攘的京师南城，一时变了模样。街上行人稀少，小黑驴载着主人，不紧不慢地穿街走巷，撒下一路清脆的串铃响。驴蹄在雪地上翻出一个个银杯似的印痕，随即就被紧跟驴尾巴的淘气孩子踏碎了。

转过莲子胡同，小黑驴竟自踏上一处朱红大门的石阶，蹄声啾啾，串铃丁当，吓得门丁一把拦住，大声叱道：

“你这人，讲理不讲理？怎么骑驴往人家里闯？……”

驴背上的人推开风帽，露出一张笑眯眯的脸。门丁喜得一跳：“啊呀，是吕爷！”他转身对门里高喊道：“吕爷来啦！”里面一递一声地重复着向内通报。

“笑翁！你到底来了！等得我好苦！”有人一路喊着，转过影壁，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，双手扳住来客的肩膀，笑道，“雪天故人来，大吉大利！”

二人相携进门，过影壁，入游廊。数月前他俩在永平马兰村分手，至今才得重见，自然很是愉快。迎客者显得额外潇洒豪爽，笑着说：“园中红杏将开，不料飞雪又来。春寒料峭，不亚于寒冬哩！”

来客略一沉吟，低声说：“文康所托，极是不巧。安王爷还未来得及过问，便拜宣威大将军，统兵戍防归化城去了。有负老友，惭愧得很！”

迎客者眼里掠过一道失望的阴影，旋即笑道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你又何必挂怀？我原本未抱多少期望……”

这是两位江南名士。来客姓吕名之悦，字笑天，家在钱塘，人称笑翁。他四十三四岁年纪，长髯及胸，神态蔼然，眼睛里常含笑意，令人可亲。迎客者陆健，字文康，籍贯仁和，世家子弟。他面白无须，眉黑发青，虽然已过而立之年，仍然显得年轻，不失一翩翩佳公子。只有特别留意，才能发现在豁达、从容风度的掩盖下，他眼睛深处的冷漠和无情。钱塘和仁和同属杭州府，两人早年就诗酒唱和，十分相投。国变之初，吕之悦因文名受聘为一位满洲将军家

的塾师。陆健却因人诬告谋反，陷入了江南十世家狱。这件牵连江南最大的十家士族的案子，延续数年，时紧时松，始终不得了结。陆健仗着万贯家财，上下打点，也仅买了个不入狱受辱的处境。这次他北上进京设法解脱，正巧与老友重逢。原来吕之悦随东家进京后，被满洲亲贵中的“南派”安郡王慕名延为宾客，便自告奋勇要为陆健向安郡王说项。安郡王出猎永平，在王庄驻蹕，于是才有二人同往永平之举。可惜终未成功。

说话间他们已到花厅门首。陆健道：“你来得正巧，今天，在京的南边故交旧友为我设一日酒戏饯行，尽都是些愤世嫉俗、不得志的他乡之客，你听。”花厅传出一阵阵哄笑，有人鼓掌，有人喊叫。“来吧，我给你一一引见。好多朋友都对你仰慕已久了。”

“不必不必！”吕之悦连连摆手，“你还不知我？最爱独坐独酌，听诸人言，观诸人行，细细品味，乐无穷也！……你方才说什么饯行，你要南归了吗？”

陆健略一迟疑，哈哈一笑，并不作答，径直领老友进了花厅。在这宽敞华丽的厅堂里，充溢着酒香和熏炉飘出的檀香气息。十多个人或坐或立，围着正中一张镶大理石的紫檀雕花圆桌，大说大笑。花厅东西两侧，用四套相同的紫檀雕花短榻、台几和太师椅，隔出四个小间，面向正厅，若断若连。各小间布置不同：或以山石盆景取胜；或悬琴剑、列古鼎；或陈书画以悦情；或供鲜花以迎客，最宜于清谈品茗。吕之悦舒服地向短榻上一靠，顿觉梅香扑鼻。数盆古梅怒放，为这精致的小间平添了一派江南风韵。吕之悦推陆健出去，愉快地说：

“你既卖关子，就请去应酬别人吧！让我在红梅花下享享清福！”

陆健笑着走向正厅。两个书童正扶一位醉者离席。此人眼睛都睁不开了，却还扬眉挺胸，口齿不清地吟道：“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！……”他摇

摇晃晃，“咕咚”一声躺倒地上，招得众人鼓掌大笑。

陆健端起桌上那只光华灿灿、镂刻着凤凰牡丹花色的双耳银觚，眼睛遥遥呼应着吕之悦，笑着大声说：“我再讲一遍：这只银觚容酒三斗，能胜饮不醉者，银觚奉送，陆健陪饮，以谢诸君厚意。自辰时起，已醉倒十八人。难道此觚终将无主吗？……”

院中一声“客来！”一个年轻人打中门阔步而入，喧闹声戛然而止，靠门边的几个人不由自主地站起来：好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物！但见他月白风帽，月白长衫，一领湖色披风飘在身后，细眉长目，隆鼻朱唇，皎如玉树临风，有飘飘欲仙之概。他登上台阶，直入正厅，扫视下一双双流露出惊诧和赞美的眼睛，傲然一笑，大声道：

“来！银觚注酒！”

书童赶忙奉上斟满美酒的银觚，他接过来，对酒面轻轻一吹，然后如长鲸吸川，几大口就吸去了觚中酒的一小半。他仿佛来了兴致，一甩头挥去风帽，一伸手撩开披风，“咕嘟咕嘟”不歇气地开怀畅饮，直喝到头仰身倾，银觚倒扣。他高声赞美道：“好酒！好酒！”一手倒拿银觚向众人示意，又十分洒脱地深深一揖，清湛的目光望定陆健：“在下徐元文，特来为陆健兄饯行！”

陆健立刻接过银觚，示意侍童注酒，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来人，心里很激动。

众人惊叹不已：原来是江南世家昆山旧族徐府的公子徐元文！人们望着这两位一见相许的风华人物，小声地传说着这位徐公子的才名轶事：

“……人都说他年方髫龄，已具公辅之量。一日自书馆回家，过门槛时偶然仆倒地上，他的父亲扶他起来，戏曰：‘跌倒小书生。’他应声而对曰：‘扶起大学士！’……”

“知道吗？他的亲舅父就是一代大儒顾亭林先生啊！”

“所以嘛，云游两京，浪迹天涯，至今不肯入仕……”

银觚酒满，陆健举觚朝徐元文、又向众人一揖，高声说道：“醉卧

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！”吟罢，俯身就觚饮酒，渐渐直腰、抬头、仰面，一饮而尽，不漏不滴，无声无息，仿佛细流汇入深潭，自然而又冷静。他把空觚掷给徐元文身后同来的小童仆，又向众人举手高高一拱，道：“多谢！”

众人喝彩鼓掌，满堂喧笑。惟有远远坐在短榻上的吕之悦，望着陆健，紧皱双眉，拈须沉吟。

宴桌摆在大厅，东道主们来请众人入席。陆健是主宾，被首先让进。酒过三巡，鼓乐齐鸣，粉墨登台，一出《南渡记》开场了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观众的笑骂声一浪高过一浪。

第一出是李自成进北京，明朝进士、户科和兵科给事中陈名夏、龚鼎孳投降，被授为直指挥使，巡查北城。两人洋洋得意，不可一世。第二出，清军入关，李自成败走，陈名夏、龚鼎孳吓得逃往江南。他们抖着水袖，丧魂落魄。第三出，二人逃至杭州，追兵蹑踪而至，一时情急，躲到岳坟前铁铸秦桧老婆王氏胯下。正逢王氏月事，当追兵过后二人出来时，头上尽是血污……

事实上，龚鼎孳降清后曾升任左都御史，不久又被罢免；陈名夏才高品劣，虽然现任内秘书院大学士，却是人人唾骂，满、汉都瞧他不起。《南渡记》以他们为靶子，既少忌讳，又很出气。所以，当两人走出王氏胯下，满头满面污血淋漓时，举座狂呼叫好，喧闹声险些掀了屋顶。

“啪！”一声山响，一位清瘦、严肃的文士拍案而起，大喝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不成体统！”他虽气得满面通红，却在强自抑制，好不容易换了冷静一点的声调：“污秽如此，焉可入目？快取清水来！”

人们瞠目相视，认出他是湖广文士熊赐履，以文章道德闻名于时。这是怎么了？难道要作法事？童仆连忙捧上一盂清水。熊赐履背对戏台，面朝大众，从容取水清洗双目，然后闭眼肃立片刻，大步走出客厅。众人先是愕然，随后哄然大笑，一时“假正经”、“假道学”的喊声响遍厅堂。



笑骂声渐渐停息，一个低沉悦耳的声音格外清晰：“诸君何需嘲笑熊公子！此人严正耿直，道学深湛，来日方长，不可限量。”说话的是笑容可掬的吕之悦。

陆健笑道：“笑翁应许他什么？”

吕之悦捋着须髯，说：“一代宗师，道学大家。诸公子孙将争列门墙。”

“那么徐元文徐公子呢？”

吕之悦像吟诗般颇有滋味地说：“其淡如菊，其温如玉，其静如止水，其虚下如谷。有经世之才，具宰辅之量，大器也。”

许多人都不相信地笑着交换眼色。徐元文给众人的印象并非如此。惟有徐元文本人不自觉地抓紧自己的手腕，眼睛里闪过一道惊愕的光芒。

一位相貌异常俊美的年轻文士坐不住了，挨上前深深一揖：“学生张汉，祖籍嘉兴府，二十四岁，请笑翁赐教。”

吕之悦眯眼看看他，笑道：“且赋诗言志。”

张汉挺胸凹腹，神采飞扬地吟道：“十年勤苦事鸡窗，有志青云白玉堂。会待春风杨柳陌，红楼争看绿衣郎。”

《南渡记》的作者许巨源已届中年，却十分粗豪，此时也赶来赋诗言志：“飞雪初停酒未消，溪山深处踏琼瑶。不嫌寒气侵人骨，贪看梅花过野桥。”

吕之悦点头笑道：“张子十年勤苦，仅博红楼一看，当为风流进士。许子嘛……”他望望浓眉大眼的许巨源，停了片刻，才说：“许子虽寒，必当大用。”

张汉又高兴又懊丧，脸儿红扑扑的；许巨源哈哈一笑，并不介意，各回席上。

陆健悄声问：“笑翁，你看许巨源，似有难言之隐？”

吕之悦低声答道：“英华太露，诚恐不寿。”

“那么，你看我呢？请直说。”